新齋文粹

新齋文粹

洪楽命作カ

新齋文抄

乞致仕第四疏

伏以臣之病狀歲增月加癃痼奄奄之中伏承除旨以臣爲弘文館提學者臣病情虛損若驚若感不覺流淚之橫桃也臣旣有實職又有提調又兼文任裒然若身在朝列而顧其形影則床第間一蘧篨耳愚不知榮義不知畏前後除拜一不知叩謝 眷遲如彼而寘頑若此跼天蹐地此何人斯惟是一退得免尸竊然後庶可以粗安義分故臣敢冒死屢上乞骸之章而迄未蒙 允兪莫非臣誠意淺薄不能上

格之致慙惶失圖如窮無歸及至第三疏則惶恐待
命八十日始伏蒙 恩批至諭以不欲捨御癈疾螻
蟻之賤何以得此於 君父也殞擊九頓不知死所
雖然先正臣李滉嘗引老病難仕求退得退之人而
為言曰古今此類不可枚類彼其為是者豈臣忘君
而君棄臣哉然則臣之求退豈為忘 殿下而 殿
下之許退亦豈為捨臣哉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進亦事君退亦事君生亦事君死亦事君豈可
以進退死生移易其事君以忠之心哉由是則君之
於臣也亦然進與退皆君之所使也豈可以進退而

有所論其捨不捨哉臣素多疾長而愈㩦衰而益痼
三十年蹭蹬狼狽者一直病耳不然臣其何故而必
求退耶古之不仕者有數種人物踰垣閉戶傲詭之
士也荷蕢植杖隱遁之流也避聖而趍發憤而技是
所謂狂者也臣之非此等人則人人之所共知而士
或有不遇時抹摋而引退者若臣之所遭際則又有
大不然者臣幸生千一之會真逢聖明之主矣惟
我殿下聰明而睿智寬裕而剛毅中正而密察非
聖人之姿而能若是守奉先則孝通於神明事天則
誠格于雨暘愛民則仁洽于肌髓非聖人之德而能

若是守苟能聖不自聖勉而又勉無間斷焉無二無雜焉如天命之於穆不已如文王之德之純則太平萬世之休如執左契豈不盛哉豈不盛哉噫臣旣生逢聖主則固已幸矣而又爲聖主之所誤知則其幸爲大矣權職顯官必欲用臣温諭嚴旨必欲進臣其拂拭之鄭重眷顧之隆摯果何如哉臣若揚〻而冒膺則韓愈所謂大丈夫用力於當世者之利祿名聲或可以戾契致臣獨何故而謝仕於明時求退於未老捨榮達而就窮寂離親戚而近樵牧薄市腴而甘偹藿遠城闕可樂之地而白首拋疾飄轉

於草野卯壑荒凉之墟哉臣之心以爲聖恩洪大
天地莫量而不幸廢疾圖報無路此臣罪也績蔑而
秩高無勞而有俸此臣罪也身廢荒野而名係好爵
此臣罪也尸竊昧耻逋慢無懼此臣罪也爲人臣而
負罪若此惟有竊其身若其志必退乃已以之安分
而畢義然後庶可以贖其罪之萬一耳臣之情事亦
可謂窮且慽矣噫狗馬賤疾不必輒事覼縷以干
崇嚴之聽而疾痛之呼父母亦其理宜也人孰無疾病
臣身之偏酷如此者豈非命耶痰火一祟轉而爲心
疾又轉而爲膈痞爲腹脹爲懸癖流瘕血漲吐瀉等

奇怪百症迭發交侵最是脚痺輾轉增劇腰腿以下
全無省覺扶擁移步亦不過十步九步乃蹲而仆或
負於人或擔於輿徊徨十匝於房闥庭除之間而眩
瞀旋發氣息喘喘欲絶以私則家廟松楸廢禮已久
以公則時節朝會慶賀起居之班阻跡亦已久為子
不孝如此為臣不忠如此夢寐之間徃徃蹶慟俯仰
窮壤不如死之久矣雖然一縷未泯形殼猶存一日
在世則有一日之義分二日在世則有二日之義分
故臣之冒死求退懇懇而不已者乃欲其粗安為臣
之分以畢事 君之義耳 殿下謂臣世臣之裔無

大罪過不欲遽許其退一向羈縻使臣竟陷於尸竊之辜逋慢之誅分有所不安義有所不畢一朝溘然將不免為不瞑之鬼則 殿下所以眷君而不欲捨臣者豈不反為真捨臣哉伏願 聖明哀之憐之察臣悲苦之懇亟命有司鐫削臣本兼諸任仍許臣依願致仕俾臣優遊田間反本而補過安意而就盡則是 殿下終始顧復之慈於臣也是 殿下終始注成之澤於臣也惟 殿下之曲垂裁處焉情窮辭竭繼之以涕淚而已臣無任瞻天望雲激切祈懇之至

乞致仕第六疏

伏以臣敢暴癈疾實狀已五上乞骸之章而不惟迄
未蒙 允兪乃反屢承分外之 恩批臣雖冥頑亦
非豚魚惶阨感愧局有其極憖而一向吁籲惟事干
瀆則揆以賤分萬萬猥越理宜泯默縮伏恭俟處分
而竊更思之委頓床第而 王官恒縻於身一無猷
爲而俸祿相繼於家誅罰不加而不知感 眷渥彌
紆而不知耻辱然自居若固有之緘口結舌不思所
以自靖則尤非臣分之所敢出故玆不得不冒萬死
申控血懇惟 聖明之憐察焉臣聞自古求退者或
以引年或以情勢或以疾病然而其去就有關於輕

重恩禮無替於終始則年雖至而固有不能去之時
若其事會嚴迫怵分畏義廉防有不暇顧則情蹤雖
臲卼而亦有不可去之時至於疾病者則非不含恩
非不畏威而實無奈於邅回奔走矣若臣之求退非
引年非情勢一直病耳寬假既大而感結之忱殆同
雨露之浹髓逋慢既積而悸恐之心恒若雷霆之臨
頭然而沈痼癃殘愈往愈甚欲報之德而報德無地
欲免乎罪而免罪無路此臣所以日夜窮蹙目將不
瞑者也抑又聞程子之言曰熙寧中以清德為朝廷
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温公呂申公位

鄉黨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卽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嗚呼三代以後治化之郅隆惟宋朝爲最宋朝二百年間治化之郅隆惟此時爲最然則不徒大臣侍從贊治於內不徒行義隱居之賢助化於外夫所謂清退之士實亦與有力焉故先正臣李珥有言曰若使上自三公下至參奉皆是求退之人則國家之勢自升大猷可不信歟可不信歟顧今 聖人御極治化方張內而凶邪拔去俊良登崇外而道學隱逸非無其人而所可歎者無一清退之人耳 殿下若不

許臣退則士大夫咸曰夫〻也一癃廢無用之人而猶復羈縻而不捨則吾　君之不喜退也如此況於眞箇清退之士其為厭薄當如何哉相與損廉冒恥知進而不知退　殿下若許臣退則士大夫咸曰夫夫也一愚下癃廢之人而乃使之遂其願而成其義則吾　君之奬退也如此況於眞箇清退之士其為嘉賞當何如哉相與淬礪名節當退必退若是則許退一病臣而眞箇清退之士互落相望與內外羣彥同心贊助　聖治之雍穆至化之昭融豈使宋朝專美於古哉此臣所以旣不能進而圖報則欲報之於

一退者也倘使臣外託義分中懷貪饕強策未冷氣
息妝出陽界貌樣于〻一朝着袍帽乘軒軺行呼唱
於道路及其詣　闕而赴衙也或擠之席或負於人
前撑傍支若扶醉漢及其坐之稠廣之中東西不知
可否莫省言語迷錯擧措顚妄惟其左餐右粥眊〻
不離於口同列之人強者嗤笑於面前懦者唾罵於
背後視若污穢羞與爲伍畢竟　君相譴責於上司
直彈駁於下迫逐驅去無面可顯雖欲施驕於中庭
之訕泣而亦不可得則生當爲癡騃之人死將爲魍
魎之鬼一身狼狽朝廷羞辱且置勿道豈不大有傷

於 天地父母終始之澤哉伏願 聖上哀其窮而
矜其志亟命有司依例致仕俾遂其至願若三字華
銜終非微賤之所願貴歸則 特飭選部毋論實職
軍銜勿復檢擬得以優遊田間以畢餘生則私分之
伸 君恩之報實在於是惟 殿下垂仁而裁處焉
臣無任云云

與金子靜亮行書

縈命自知尊兄威名遇士友語未嘗不及尊兄或問
其學術或問其心事或問其聲容威儀合而思之則
雖其未見也而如既見焉及得承誨於松峴而因主

人病憊不得已遽改語言有未及盡而面貌有未及熟則其既見也而又如未見焉何其思之甚勤見之甚難而既幸見之而得其從容之難又若是耶雖然竊覸尊兄貶損高妙假以色辭諄諄然誘以進之君子之域意甚盛也其何敢一向厭然自掩不一陳其本末以受其隱括耶樂命自始讀書時已知有學問文詞之事必欲二者之得兼而又自念文詞在聰明問學在心志心志則無老少而聰明則有盛衰故乃先用力於言語句字之末而問學之意亦不能全捨也及其神疲精竭卒無所得而後慨然從事於群儒

之書以求所謂治心修身之方而文詞之意竟亦不能忘也於是乎東顧西戀兩無一成居然髮變而齒有缺矣然其取捨之分知之已熟欲專意此事蓋亦有年而顧其資則樸魯也顧其氣則麤粗也又況浮事閒物日增月加十日之內晝失其九夜亦失其一二則其業之不專也如此又況以多病之身終日擾蕩而夜始有為以思則昏以讀則憊其力之難支也如此以難支之力作不專之業欲治其麤魯之資氣其成不成固有可知者矣尊兄其將何以教之耶

答李易甫晉行書

来書既諭以疑多繼之以嘗試此則不得已仰復也我固有疑聖人猶無疑乎伏羲畫卦以斷〻其疑也大禹叙疇以稽〻其疑也又曰罪疑猶輕功疑猶重又曰任賢無疑去邪勿疑又曰多聞闕疑〻思問由是言之古聖賢人凡於賞罰用舍學問思辨之際其有疑乎其無疑也仲尼生知也而曰四十不惑則其未四十猶有惑也决矣惟天下之無疑者木石灰礫之冥頑不靈冥頑不靈之木石灰礫反有勝於伏羲大禹仲尼群聖賢人之有疑耶若余者固有所疑也亦有所不疑也大而高學之分形幽明之同原禮樂

陰陽理事之變化無窮細而蚊虻嘴蚕戴目石指南
虱趍北與夫草木花葉蝴蝶蜻蜓之羽翼文采制度
奇々怪々者余所疑也好善悪々親君子遠小人余
所不疑也若凡則智足以察乎物理才足以周守庶
事是則不疑吾所疑也而其所疑者疑人之有疑無
疑々人之將為善為不善將為君子不為君子惟其
疑之故嘗試嘗試者用於疑之術是則疑吾之所不
疑也然則孰疑當疑孰疑不當疑孰真有疑孰真無
疑者耶世必有辨之者矣吾凡以為如何無事好於
有事閒話好於緊話而吾之所好凡之所不好也又

可歎也如何如何相面未易偶玆縷〻

答李正郎燁書

前月悳書忽辱山扉忙手開緘慰豁萬〻翊敬審窮沍直中體度愈益康旺瞻幸不任區〻樂命寒泄三朔彌留擁衾踈窓氣息凛然殘書之工一任荒抛如是而其何能爲耶鄉人之憂古人先獲也滿幅津〻可見老而好學之意斯世豈有斯人欽仰感歎無以爲喻第數條俯詢皆精微之致非庸陋末學所敢知將何以爲對耶然至若至善非中之論曾有所商量者以愚見則至善之中與非中不必爭論者也事親

以孝事君以忠善也然而懷沙之忠過於忠也滅性之孝過於孝也非至善也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孝之中道也至善也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忠之中道也至善也由是而言則至善是中也中是至善也伯夷伊尹於孔子有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然則三聖之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可知也然而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若是者夫子而已矣若是者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若是者夫

子之箭〻中紅心者也孟子曰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歩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然則中也者知譬則巧也之謂也其中非爾力之謂也至善也者聖譬則力也之謂也其至爾力也之謂也由是言之則至善非中也中非至善也余故以爲義理無窮有斬釘截鐵不可移易者又有曲暢旁通横説竪説者何必執此而短彼執彼而短此哉未知意下以爲如何

秋蘭屛子序

伊尹躬耕於野窮不能自活而一介不取於人原憲

顏淵屢陋巷蓬蒿不顧李氏之軒馹古之人豈不欲富貴哉而不動其心者道義存乎中也方其士也求名而趍利及其立乎朝也爲臺閣則不言爲卿相則懷禄保位之是事今之人豈不欲爲道義哉不能守其志者貪賤怵乎其外也然則將奈何曰存其所可存而不怵其所不當怵而已矣吾友金君々子人也杜門端居日讀聖賢書生乎簪纓之家而躬布韋寒士之行其於冨貴貧賤之分必有所守而不動者矣一日示余李元靈所寫秋蘭屛子而其左題曾齋秋蘭之辭即退漁子嗣學金公隷書也金君求余言且

勸余謂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脩道立德不爲
困窮而改節者非仲尼之言乎余於是乎知金君之
有所取也觀人必觀於物菊之於淵明蓮之於茂叔
竹之於王子猷皆類也金君苟能益勵其志有以存
乎中而不休乎外則吾將日欲知金君觀於蘭可也
然屈子之詞曰蘭芷變而不芳又曰余以蘭爲可恃
羌無實而容長然則其變與不變可恃與不可恃者
豈非金君之所可勉哉雖然余又謂屈子不知蘭旣
曰蘭又何患不芳而無實也哉

送姪子義榮赴全義任所序

小子地無小大民無多寡其爲治之道則一也能治小縣邦旺可治能安一民齊民可安全義之爲縣於湖西最小然有社稷焉有學校焉有父老子弟焉有田政軍政焉其爲治也豈可以小而忽之寡而易之哉昔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武城亦小縣也明道先生爲晉城令民至縣者必告以孝悌忠信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伍保

鄉村力役相恤科條社會勸善懲惡晉城亦小縣也古靈陳先生為仙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惰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則為禮義之俗矣仙居亦小縣也孟子嘗論農桑畜牧之業而繼之以庠序之教孝悌之義此王道也然而武城晉城仙居之治皆章循乎孟子之所論王道則其可以小而忽之寡而易之哉今之小縣亦古之小縣令之治道獨

異於古之治道耶雖然以今俗觀之固知其若淵於事情而吾之所聞於古人者不過如斯而已則今所以勉余者亦安得不如斯而已耶汝為人孝謹敦厚吾愛之重之且吾老病無他子惟與汝相依為命蔬食柴水惟汝尋醫問藥惟汝橐篋紙筆書卷文字允憂愁歡愉之事莫不惟汝今送汝數百里外將越月而踰時於是乎不禁涕淚潸然甚矣吾衰也雖然汝能勿以縣小而忽之勿以民寡而易之孜孜兢兢克進古人之為政則汝雖在遠而有雖憂余心樂也不然而心存腴膌與民相忘則雖使汝朝夕余側養極

□體余心不槃也小子其勉之哉其勉之哉

豐山洪氏族譜重修序 代家親作

我洪氏譜肈刋于崇禎紀元八十二載己丑而距今六十年之間存殁生息理宜重修余與族叔參判公景輔氏都事公吉輔氏相議將就工未遂其後又與族弟名漢良漢從姪槃仁收輯參補乃克成帙會樂仁爲湖南伯付余浿營所聚梓材俾之剞劂自我上祖直學公以下三世墓地失而復得之蹟以至子孫内外簪纓小大莫不添錄比前大備何其幸也雖然譜之重修豈止於是而已哉惟我先祖慕堂先生上

承累世謹厚之遺烈下貽子孫無窮之福澤蓋其侍食則奉盤侍疾則拜醫者先生所以事親也其厚分予財產而力辨予婚嫁者先生所以友兄弟也先學行而後文藝者先生所以教子也卹窮周匱猶恐不及使親戚咸仰如父兄者先生所以惇宗也今譜中所載子姓日益多而簪纓日益繁者豈非由於我先生上承下貽之大德歟嗟乎為先生子孫者苟不能服先生之行率先生之德則異日五六十年之後又將修譜而其子孫簪纓之盛果能如今日重修之所錄否耶在吾譜者其亦知所勉矣其亦知所勉矣

永明寺重修記

上之二十八年壬申秋家君承　命觀察關西道未期歲羣斎衆汚莫不梳洗而永明亦得以煥然焉又建東樓瞰江扁以得月倉守西峙千斛糶糴移清南摠攝句管捐錢凡若干千用人凡若干百役始三月訖九月於是馳書命小子某曰汝其記邦人將列之石也謹按平壤誌浴所寺刹二十有五而永明最古蓋世傳東明王騎麒麟馬從地窟出朝天石飛昇今其石在長慶門外江中而其窟在寺南東史又謂高句麗小獸林王五年始設肖門寺置荷秦所送浮屠

而佛教始東云則永明之刱其在東明歎林之際歟
又圖記永明在浮碧樓之西麒麟窟之上而今其短
塔留浮碧西寺處窟下又未知移建何時也至我朝
肅廟四十年甲午奉朝賀閔公鎭遠爲方伯刱北城
儲軍餉兕械於寺蓋其地勢據錦繡控浿上游可以
捍禦東北隋唐時如宇文述蘇定方李勣號天下梟
將皆敗績於此而高麗金富軾尹鱗瞻等亦仔破妙
清位寵於此想其用兵皆當在東北則此一隅守禦
有得失而成敗出歟未可知也然自高麗宣肅睿仁
以來皆以爲讌樂歌詠之所特閔公用以備捍禦其

亦有遠慮哉其後丁未我先王考莅此邦去今二十
七年之間而凡小大事陵夷甚及家君至慨然戴先
訓以期復古夙夜刻勵不弛乃大濬滌政化之源流
遂刪俸剔費一錙銖不棄有積然後始葺校院社稷
山川神鬼之堋簣子之宮墓檀君東明之殿天將之
祠然後等圯鑿堙葺朽訖東林浚清川之流次永明
次舍館樓觀而又飭四十有二卅莫不皆然至不落
往時乃止蓋永明之役亦以北城之要害故後乎祠
戎之重者而先乎遊覽之所則為政之序然也噫昔
周單襄公過陳見其舍館不修橋梁道路不治曰不

有大咎必亡橋梁道路之不修尚如此况政法之不修乎顧今吾家外內百度日因循以隨且不念整釐况可及於橋梁道路哉雖然喜事者徃〻變更新音以務出古人因循固可慮變更反有害惟能修以明之以復乎古而已則其功効又可以量數也耶此又余恒日承誨於家君者茲敢附書俾後人恪修家君之政無墜也是豈特為一永明興廢哉

井甃軒記

兵部侍郎李公居石井之洞名其軒曰井甃盖取諸井卦六四語也索余言屢〻不已余謂甃之義程子

之傳已詳矣試言程子所不言之餘意可乎井之用
有三曰甃曰瓢曰甕〻以盛水瓢以汲水甃以儲水
譬之為吐蓄養群品以資乎需用者甃之道也汲引
而登庸者瓢之道也虛而已翕受者甕之道也信乎
三者之不可闕一也雖然非瓢之汲甕何盛焉非甃
之儲瓢何汲焉然則甃之功顧不重耶且夫甃之為
甃有淺深大小之不同而水之儲也有多寡焉世之
任甃之道者其亦知所務矣若公古所謂貌類婦人
者而觀其器量優〻有所包容余固異之及得所以
名軒者然後益信公志之果有在也今之褊隘妬猜

者固非可論而雖其畧有計度者亦不過籠罩零瑣私為巳物比如盞盂之儲一吸可渴又何足道哉公能益進其量益恢其晲俾一世之品彙咸在公範圍之内以資夫無窮之需則其為邦吐之甃孰禦焉雖然甃乎寒泉則汲是而盛是可以事神明可以養民庄甃乎污流則糞莽之滓蟲虺之涎莫不滓滀人皆掩鼻而過也公之志乎甃固善矣而又可不擇水而甃之耶公其慎乎哉

招玄翁

有蓄不致賓畜致之不顧傲々與畜非禮也今恃窜

狗爲麥酒一斗登小亭以臨方沼以娛余懸弧其可無翁〻古所稱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者七十涉海山數百里不以爲勞况與余同里近耶顧余之風流不足爲翁重而徒以哺歠要翁〻来未可知雖然酒余渴不飲肉余飢不食以待者余禮也其傲其不傲在翁吾何與詩云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誚醫

歲孟春余痛喉鏡之有兩贅既而痛止贅猶在醫曰瘕蛾也雜進鍼藥七朔不效一日見羣兄弟喉皆然又請見母氏喉亦然乃相與笑曰是有所禀也非蛾

也遂遣醫撤藥昔趙高指鹿於二世以為馬李廣以石為虎樂廣以弓影為蛇馬與鹿同蹄走虎與石同蹲伏弓與蛇同蜿蟺贅與蝨同癰腫無怪其惑也雖然廣與樂終知其非蛇虎故能解惑二世竟不悟故不免喪邦余之為廣樂不為二世豈非幸歟噫今之醫與趙高異者幾希

聲戒

未有不能文而善讀書者亦未有能文而不善讀書者聞其聲其文可知也非謂取其清不取其濁惟其中乎節而已矣太徐則慢心生太疾則躁心生不徐

也不疾也如輪扁之揮斧也王良之御馬也閑雲之行天而江河之平波漫流也心與義合口從音順暢然而達充然而自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之謂中節也然其境靜而氣和也或咀嚼乎奇辭或涵泳乎妙旨則又安得不徐之也雖然當其傑篇與鉅章也始之雖徐終焉必疾是如上酒之方醲而大樂之將闋耳欲不疾其可得乎知此者知讀書者也不知讀書者不能文者也大禹聲為律曾子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仲尼倚槁枝而歌人聲與木聲磬然有當於心余不幸生晚不能親聽也𢦤杞園先生之

讀書也其聲微而遠清而弘和而無窮焉余幸而親聽也方其聽也不自覺其久立而足無力者屢矣又嘗聞諸先生農巖先生之聲琅琅若出金石云嗚呼能於文者其節尚有節況能於道者乎雖然文與道不在乎𢿘而聲出於文與道者也小子乎其亦知所本哉

跪戎

今夫倡優之戲至賤者之技藝而衆人所謂至難也然其四肢百骸之屈伸變化莫不從吾之所欲爲者非天賦也乃習也乃得其方也然非衣食所在而積

其誠則又孰能為此哉至若跪坐也天下之所易能故君子之容九而不言跪者以其不待言而可能也然而倡優之賤能為衆人之所至難而余不能為天下之所易能者何也謂之不習也亦嘗習之矣一日不能至二日二日不能至三日以至十日二十日而終不能焉謂之不得其方也亦嘗求其方矣左足加諸右右不仁矣右足加諸左左亦然矣不相加之左右皆亦然矣然則非不習之過也非不求方之過也痛也余耳能聽天下之聲目能明天下之色口能談天下之言心能辨天下之物苟得其道雖不能跪其

為聖為賢孰禦焉苟不得其道雖善蹏將焉用哉此余所以自幸其心口耳目之得全而不以足不仁為不幸也雖然外之為容乃所以安內也數人之於冠也偃則傲俯則險側則邪正則端冠一物耳而其俯偃正側之間心隨而變焉者如是況坐卧起居之大者乎余於是乎不可以不能蹏為幸也嗚呼吾之所以求為聖賢之心奚可比之於求衣食者而終若諉之以痼而安其不能焉則獨不有愧於倡優之積誠也哉是為戒

傳訛論

天下之所以治亂興亡之端不可以一二數而語其
要則未有從諫而亂且亡者亦未有不從諫而治且
興者如斯而已矣天下之物至衆矣天下之事至繁
矣而御以理之者一人耳以一人之身而御至衆之
物理至繁之事雖聰明睿知出類而拔萃蓋亦無莊
其有過況其下者乎過而不諫安得以知過諫而不
從又安得以無過信乎從諫之爲君德之先務也惟
先王知其如是故欲其無人不諫而無事不諫也使
上之爲百官者各以其職諫焉使下之爲百工者各
以其藝諫焉由是言之若大臣之任蓋無所不統則

諫諍之責在大臣為尤大也余故以為人君之德非一而從諫為先大臣之任非一而進諫為大商書說命之篇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若傅說者可謂知大臣之責而能善輔君德者也說蓋傅巖之一布衣耳以高宗之明哲一朝拔之草莱之間置之巖廊之上而不以難焉則其才其德槩可知也然而當高宗恭默不言之餘羣下之罔攸禀令者久矣凡禮樂刑政之間必多有可言者而皆不言之首以從諫之說勉之者何哉夫人有病焉而尙不服藥雖使秦越華佗朝夕相與之守而神丹妙劑羅列於前亦奚

益於病哉必也先開其服藥之心然後可以朮附於寒而硝黃於熱矣爲人君者苟不能從諫雖使俊乂布於朝而忠言讜論日進而不已亦將何補於君德哉故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此傅說所以先之以從諫之謨也及其受命而進言也始進以逸豫之戒卒及於言語衣裳官爵祭祀之度以之規既往之失而諷其未來之過申申反復盡言而不知止斯其不負大臣之責矣若高祖亦可謂知所要矣以鹽梅舟楫之任皆將付之於說而其初命之辭特曰朝夕

納誨又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其好諫之德不待諫之言而已如此嗚呼君旣以進諫勉其臣〻又以從諫勉其君豈非所謂有是君而有是臣者耶後之爲大臣者惟恐人君之從諫也或曰人言不足恤也或曰堅定上志而勿撓其自爲計則含糊以爲老成而承順逢迎不敢以一言忤上旨又何其與說所爲不同也雖然豈有他哉皆不學之過也夫遜志之方時敏之工莫非說躬行心得之妙而獻諸君者則此其所以爲傳說也歟

爲善無近名論

善事親人稱曰孝善事君人稱曰忠善事君事親而欲逃忠孝之名其可得乎欲逃忠孝之名而不敢盡事君事親之善者此何如人也不以誠事君而徒欲求忠之名不以誠事親而徒欲求孝之名此又何如人也愛孝之名而盡力乎事親之實愛忠之名而盡力乎事君之實此又何如人也愛其名而盡其實者由衆人而化爲善人者也求名而不求其實者小人者也惡其名而欲逃之者異端者也不逃乎其名不求乎其名而爲子盡孝而已爲臣盡忠而已者古所謂聖人賢人者也

題宇宙名山圖

觀眞山水不如觀畫中山水觀邦內山水之畫不如觀異邦山水之畫觀近山又不如遠觀山觀山於近妍醜俱露從遠而觀萬山同青愈遠愈青愈青猶可觀然其岡巒之勢澗溪之状則又非遠觀之所能詳而及其移之於畫也曲折流峙隨意鋪叙表裡雲霞信手妝點極其詳而包其遠闡其妍而藏其醜於是乎畫之觀無一不慊于心也雖然苟在乎邦內則必曰某山不及畫中山某水不及畫中水有足以損人想望之趣若此帖者載中州名山五十有五而瓌詭

函負奇變無窮朝夕對之亹亹有愜心之美而無損趣之歎豈不以散在四方萬里之遠見其畫不見其真故耶余故曰異邦山水之畫最好觀也已

虎喻

余寓于峽與峽客談虎客曰雖入其穴探其子或免焉雖卧於房闥之內衛之以重扉疊籬或不免焉莫非命也虎焉能死人余謂不然人固有遇虎而或不死者未有不遇虎而死於虎者也鳥不吞鈎罾毀於井有與虎並居於深山之中聲相聞也跡相交也其不免也宜也其免也幸也乃反委之於命然人或有

氷投而鳥覆路棄而牛避又或有處棟樑之固而値震壓之患以此言之扉箠之衞非所以全生而聲跡之接非所以致死也歟雖然盡生道而不免者不幸也從死道而免者幸也故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是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行必擇地居必擇里是故暴虎憑河君子不與也今爾不知所以自盡而冀幸於萬一是豈命云乎哉爾飭爾里母居乎窮林絶壑之間爾戒爾羣相護於朝菑暮樵之際牢爾藩堵利爾之佩以防其不虞也此之謂盡生道也如是而不免也不幸也其免也宜也夫然

後方可以言命也詩不云乎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傳不云乎修身以俟命

題菊花圖

俚樂恱人耳而大音絶矣芻豢恱人口而菜根遠矣聲欲其恱耳也味欲其恱口也繪事欲其恱目也余故曰李桃可盡菊不可盡嗟夫

題安神齋辟上

歲己巳仲夏余偕石郊之精舍讀古文時内從兄景澤與定之林氏子攻擧業于無悶之窩余亦擧子景澤亦好古文實有相資益者時復攀長松倚芰荷蘖

紫烟之閣以攬落銀之瀑又爲之欣然相樂也嗟予吾與景澤分離山門五六年幸而集處一區得復與之相益而相樂焉則俯昂今昔安得不歔欷而相涕也豐山洪樂命題于壁

題夙夢亭辭

歲庚子惟我祖考買東湖凌虛之丘大書夙夢亭三字以爲扁而亭蓋未篝越三十年己巳惟我家君克遵先志爰立斯亭先是丙辰受記文于我外王考杞園先生焉亭凡十有幾楹甍奮棟拔實峻實雄俯臨大江魚龍出沒環顧衆山蒼連翠合於是懸扁于家

揭記于楣巖〻如也煌〻如也嗚呼扁也寓吾祖之志也記也明吾祖之志也亭之未作而家君之憧〻也非爲遊觀之無所也懼厥志之或墜也亭之旣作而家君之欣〻也非爲遊觀之有所也喜厥志之乃成也又曰貞松苦竹凛〻乎凌霜傲雪而不撓者扁之爲筆也渥然可親燦然可見而卓然不可及者記之爲文也嗚呼今之人後之人登斯亭瞻斯扁而讀斯記其有不喟然相望其氣象規模者乎

徽號説

上之二十五年己巳追祀我　皇明高皇帝曁　崇

禎皇帝于大報之壇於是徽號之議發而宗臣疏陳
於前侍從筵白於後而 上皆嚴斥而不允焉甚盛
德也然而今之議者有二說或曰追祀大義也為臣
子者可不思所以稱揚之乎徽號宜也或曰近者
主上之臨朝也有不平之色也有未安之教也 聖
意必有在也若轉而至於不可言之舉則於吾事何
如也姑請焉可也余以為由前之說則似乎顯君者
也由後之說則似乎憂吾者也雖然我 聖上尊周
之義述先之孝固可以卓冠百王而至於 兩皇之
追祠也則尤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又何待乎區區徽號哉適見其累　聖德
而未見其顯君也況不信撝謙之　聖意乃反揣摩
於言面之際固妄矣設使　聖意真有在焉則尤不
可請也嘗使後世為人君者見不平之色未安之教
足以致尊號也而挾雷霆之威以肆其志之所欲則
其將奈何哉適見其導君過而未見其憂君也然則
自古為人臣而請徽號者亦多矣其將何心哉亦惟
曰媚君而已矣圖爵祿而已矣今夫爵祿之於人乎
奪存乎上非智力之所可取而惟媚君者可圖焉然
而聚斂可以媚之而不好貨則不可也攻取可以媚

之而不好兵則不可也以至狗馬聲色宮室苑囿之
屬皆可以媚之而不好淫侈則不可也若夫徽號則
蓋所以贊道德頌功烈加之帝號王號之上以之誇
當時而耀後世者也又豈有不好者哉故媚君莫如
徽號焉圖爵祿莫如媚君焉然則今之請此號者果
欲顯君耶將欲媚之耶誠憂吐耶抑為爵祿耶嗚呼
君子之於事君也生有所不為死有所不避豈以爵
祿動其心哉況設本而誇揭皷而諫至令工瞽商旅
莫不咎以其事而戲𥌓焉又豈以虛聲溢美為媚惋
乎哉信乎徽號之請出於鄙夫而不出於君子也雖

然人君之受之也其亦不思之過也苟賢也無謚亦何損焉苟不賢也義謚亦何加焉於是乎益見我聖上撝謙之爲盛德之光也或曰子言則然矣惟我列朝之舉斯典也亦屢矣子將以爲如何曰豈樂爲哉蓋亦迫於羣情而不得已也

大提學黃公墓誌銘

公諱景源字大卿長水人也萬曆中有諱廷彧朝神宗皇帝有詔召入皇極門宣示會典平秀吉叛大臣皆曰不當奏獨廷彧首陳大義奏 天子及爲秀吉所執抗節不屈 天子詔遣沈惟敬往喻秀吉乃

得歸官至兵曹判書兼大提學謚曰文貞於公爲八
世祖公少好學及長與吳伯玉南德哉諸公大肆力
於文章名聞當世然諸公常自謂不及黃某也趙東
谿龜命以爲黃某之文能一變今人之陋雖進于中
國亦可也　英廟三年擧生員初補義禁府都事遷
奉事直長十六年中丙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八藝
文館爲檢閱　上諭曰予聞爾名久矣爾伯父璿死
於王事予甚愍焉爾其事予紹爾伯父之忠陞兵曹
佐郎爲　世子侍講院文學改司諫院正言出爲洪
忠左道試官還拜司憲府持平公以爲　毅宗皇帝

不血食無以明天下之大義乃上疏曰昔周子突受命於天子赴衛國之難而不能救然而春秋書王人子突救衛以予其功者何也蓋取其義而已矣方清兵圍南漢也　毅宗皇帝忘中原之勞以救屬國其大義雖周天子不能過也尋拜弘文館副校理由吏曹正郎直陞議政府舍人中學漢學教授侍講院文學選校理出守順川郡進拜弘文館應教兼侍講院弼善陞司僕寺正復拜應教　上享　太廟每室輒泣公進曰詩云對越在天今　殿下裸將未終泣下沾襟非所以對越在天之意也　上嘉納恩遇甚隆

二十五年又為應教兼輔德啓曰清兵圍南漢時坐
城解嚴纔數月而 毅宗皇帝詔都督陳洪範率舟
師援屬國師纔出海而圍已解洪範之師雖無成功
而屬國之君臣父子已蒙 毅宗皇帝拯救之恩也
昔文正公宋時烈遺令門人立廟祀 神宗 毅宗
而皇壇不祀 毅宗何以慰天下之心乎 上命讀
明史至 毅宗皇帝出師事流涕良久曰微儒臣言
予幾負 先帝盛德於是修 皇壇追祀 毅宗公
之功也薦拜東萊府使入為承政院同副承旨大丘
儒生上書言釋奠時府號犯孔子諱請改公進曰濟

南府有章丘縣開封府有封丘縣而縣學釋奠之時
未聞諱也　上納其言遂不改又出尹慶州府遷司
諫院大司諫吏曹參議成均館大司成右承旨二十
九年以　肅廟尊號進玉冊勞陞嘉善拜都承旨禮
曹參判又出為安邊府使以副使赴燕使還丁憂服
除為漢城府左尹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經筵藝文
館提學改洪文館三十七年除吏曹參判轉刑曹會
公姊壻李涏上書抵罪死公亦坐栫棘臣濟已而
上御建明門問大臣曰今世為文章者孰居第一大
臣對曰黃某當為第一　上遂惜之明年輟棘二月

移陜川郡尋釋還田里掌令金養心誣公前爲大司
成時考課事　上不悅罷養心職明年　上祀　皇
壇流涕曰某不被敍是上負　先帝之恩也即夜特
敍拜豐川府使明年拜戶曹參判同知敦寧府事弘
文提學明年以吏曹參判兼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
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侍宴崇政殿承　命爲康爵
詩序獻之　上曰發揮先王之禮文章甚善　命藏
于史館掌令洪相直疏斥公初拜文衡不少逡巡公
乞解文柄不許四十四年拜工曹叅判改都承旨兼
世子右副賓客冬特陞資憲判刑曹明年出爲留守

江華府八爲禮曹判書又出爲京畿觀察使坐事罷
明年冬召見卧內　下教曰　太廟七室無樂章今
可續成守公對曰烈祖殷武此商頌之所以歌成湯
高宗也今　太廟或有樂章或無樂章非詩所謂旣
備乃奏之意也今　殿下續成樂章以歌之則孝思
必有光矣　上稱善四十九年判工曹又坐事罷
上曰　皇壇追祀　先帝黃某之功也乃　命特敍
拜知敦寧府事正言李重穫引金養心所論者詆之
公上疏乞骸不許兼知春秋館事　世孫右賓客監
印　御製加正憲今　上即位始授吏曹判書備邊

司提調是時將躋饗文正公於　孝廟々庭　御製
論音示公曰文正公於　孝廟猶諸葛亮之於昭烈
也復讐之志雖未就而　清廟嘗禘烏可不以文正
配食耶孤將諭四方御爲我潤色焉公不敢辭乃與
李公徽之校正而進之　上甚喜坐誤擧罷叙拜議
政府左參贊撰進　英廟哀冊文陞崇政提學奎章
閣兼判義禁府事元年正月上劄曰　殿下自東宮
時　睿德日隆而賊臣危逼日甚永善堂鈴聲震驚
非上帝擁佑之力則　殿下何以自全而　宗廟何
以永保字今　殿下旣升大位如不能益修　聖德

以答天心則臣恐　殿下負上帝也誠願日夜兢兢焉無忘鈴聲　上嘉納三月復拜大提學辭不能三年復爲大提學三十九召卒不能某年某月干支以疾卒享年幾十有幾訃聞輟朝以其年某月干支葬于長湍沃陰之原公壯沈靜有遠慮在東萊時建議請置子弟衛蓋將遵　孝廟之志以養死士自文正倡明大義持是議者豈特公哉然明亡百有餘年公能眷眷於大義際遇　英廟卒存　毅宗皇帝已絶之祀其樹立固已卓卓而世俗知公者蓋幾希矣公自號江漢遺老有江漢集三十卷藏於家其文章長

於叙事法度既備變化錯出雖謂之當世一人可也
其窈窕瀸宕如高山長河崖壁層疊波濤浩渺也其
繩趍尺歩雍容而不迫如端人莊士具冠冕玉珮相
與揖讓周旋於笙瑟束帛之間也若是者非今人之
文也古人之文也非偏邦之文也中國之文也惜乎
不得顯其名於天下後世也公曾祖諱暉三登縣令
贈吏曹參判長洲君祖諱處義　贈吏曹判書考諱
璣　贈議政府左贊成公元配曰貞敬夫人青松沈
氏和順縣監元浚之孫繼配曰貞敬夫人寧越辛氏
和順縣監義集之孫皆無子取　恭陵叅奉泉源子

馨為後早死無子又取孝源子潁為後側室子三人
女一人曰補曰稜早死曰稱公知余知公文必欲得
余銘甚矣公之自喜也銘曰
中藏古文炯炯其瞳生於極東沒於極東吁嗟黃公

巡撫使宋公墓碣銘

公諱侃礪山人其七代祖松禮高麗元宗時誅林惟
茂封礪良府院君其上三世皆高官曾祖寓高繕工令
祖仁忠中郎將考良珍公歷事 世宗 文宗 端
宗官至嘉善大夫巡撫使 端宗三年巡撫南方將
還聞 端宗遜位遂復命寧越慟哭歸礪山及 端

宗昇遐服衰八山慟哭發狂逃之興陽之海曲馬輪
之村往〻縱酒且行且哭人皆謂之狂老後十有餘
年家人始訪得仍居焉公自號西齋至今指其所居
爲西齋之洞又自卜樂安郡薇院午坐之原曰葬我
於此及卒遂葬之公五子曰孟儒仲儒季儒伯儒叔
儒五子又各有一子思安思平思權思元思文六世
孫大立丁酉討倭殉節　贈參議其子諶討虜殉節
贈承旨並旌閭其後孫之居興陽者今爲數百人嗚
呼余嘗讀　端宗史於死義之士得大臣三人曰皇
甫仁金宗瑞鄭苯又得六臣曰成三問朴彭年李塏

河緯地柳誠源俞應孚又有所謂生六臣者金時習
南孝温其尤也其餘四人之蹟余未之詳焉金時習
號梅月堂又號清寒子斷髮無量寺孝温其弟子也
余竊悲諸公之大節而欲識其子孫徃歲皇甫公之
孫鍍與鐸乞余狀公行金公之孫景祖亦屢相訪朴
君聖淡父子余見之亦熟卽朴公之後孫也六臣皆
無後惟朴公有遺腹孫得免得有後天也前年冬光
之奇生宗義將幣來京師請余泉洞廟廷之碑余因
問其世德始知貞武之托盲不仕而宋生某又因音
生来謁求銘巡撫公於是又知有巡撫公也嗟乎或

死或不死其死也或先或後其不死也或以病或變其形藏其名姓其事不同其心未嘗不同也余恨不識所謂生六臣之裔然既見三公之孫今又得二生蓋皆端介敦謹若有所受者然也公之歷官生卒年月及配姓氏兵燹失其籍今其狀語皆家人及父老之所相傳云銘曰

齋曰西溪取而號院曰薇溪取而墓窮山之顛絕海之陬哭而又哭吁嗟乎狂老

統制使金公墓誌銘

公諱禮直字文伯金海人廢主光海君內舅也然胜

讜勁數直諫光海以是屢見危辱竟未大顯初光海
將廢　母后仁穆大妃金氏公引虞舜鄭莊公事上
章極諫光海怒焚其章放逐公田里及幽閉　母后
西宮公有除先詣西宮且泣且拜爲統制時船獻百
物西宮光海怒甚又逐公田里先是臨海永昌之獄
公皆密疏力爭及論筠獄摳其陰事光海又怒又放
逐田里及癸亥　仁祖率義兵三百詣昌慶尊　母
后黜光海於是公赴京引罪　上極褒嘉仍其前職
曾祖諱世筠承文院參校祖諱從壽司贍寺僉正考
諱希哲司䆃寺僉正　贈戶曹參判妣貞夫人朞氏

生考諱希賢行牙山縣監　贈吏曹參判公少好學
尤工騈儷壬辰倭寇大擾公以布衣扈從龍灣慨然
自奮曰惟弓矢可以報　國恩遂擢武科歷宣傳官
内禁僉知同知中樞府事捕盜大將訓鍊院都正出
爲忠州龍川豐川京畿水使南道兵使統制使階至
正憲以天啓三年八月初六日年五十九而卒葬在
原州某鄉某坐之原當時西宮供御數不繼　母后
抱持貞明公主日夕遑〻公聞之大慟乃夜掛大帒
米宮墻晨宮女出見驚且喜曰是何人爲也是忠臣
爲也遂肩以八異日又掛大帒米宮墻宮女又晨出

闕之喜且歎曰是金禮直爲也是忠臣也是忠臣也
又肩以八自是必時供御不繼恒若是君子以爲米
一耳在金公袖扶人之紀在李冲甑喪人之邦蓋以
免黨之貴顯者競以飲食財寶蠱昏主〻之黜或有
嘲戲者曰李冲甑餅其可復食乎云夫人李氏後公
十六年卒壽七十三祔公左三男守溫宣務郎守良
監役守儉金化縣監一女適安城郡守韓翼明玄孫
都事某嘗囑余曰子以貞明公主五世之孫盍銘吾
祖余不敢辭銘曰
袖中之米多斛不逾而大若阜忠臣之輸彼顛于昏

孰餅厥飢有不信天視此銘詞

再從叔都事公墓誌銘

公諱在漢字伯象我洪籍豐山上祖某爲高麗國學直學入我 朝屢世衰微至我慕堂先生諱某以經術德行有大名官至大司憲世不以官稱稱之其堂稱寔公六代祖也高祖諱某永安尉曾祖諱某禮曹判書貞簡公祖諱重疇刑曹參判考諱啓輔繕工副正妣咸安趙氏留守榮福之女公始筮敦寧參奉歷濟用繕工監拜金吾郞初娶杞溪俞氏參贊某之女一男蘩全再娶完山李氏士人某女三男曰某某之之

一女公生于巳亥某月日殁于戊寅某月日葬在某
縣梧井里坐乙之原樂全泣請銘于余曰吾父早歿
泯泯惟公知吾父余謂公年才四十有若輩四丈夫
是公不壽亦壽也公嘗與余語曰事親忘勞為孝適
志為孝善諍為孝處兄弟盡吾心為友愛子能食非
愛督勸子有成為愛貴達非成服孝友著于州閭是
成也其他接世御物為家與官之謊亹亹咸中經常
余始聞而異之帷然意者能於言不能於行也乃徐
而察之公之行果如公之言公之言蓋自言其所能
行也是乃公之將以豊大于其後也歟銘曰

弗賈獲金璧筐載水無善之福可以為喜考公懿美
厥有多子公賫自為不發不止

學生權公墓誌銘

參判權公道以嘗泣語余曰子之文可傳幸為我銘
吾子是子與吾子壽也余謂公未之思也古傳誌之
文天下之人皆讀而誦之故使其所載之人姓名事
行皆熟於口列於耳目雖百世之久萬里之遠若與
之比隣而日相接豈非其幸歟若今之所謂某集某
集充架而溢可雖博覽之士百不能知其一二勤者
歲一灑風不勤者堆積多年鼠爬而蠹蝕或糊而塗之

壁或裂而爲繩或浣擣而爲紙又孰知其集中所載之人爲誰某耶皆是者又何其不幸也由是言之公之求余文是求其傳而友求其不傳公曰子毋以多言爲得子銘雖不傳亦不恨余於是乎無說可辭君名楨字伯剛安東人高麗太師諱幸之後爵德聞望相繼迄于今千有餘年曾祖諱讓執義祖諱[illegible]左參贊父諱導今吏曹參判妣鄭氏判書亨益女也君以丁未三月日生歿于乙酉月日年三十九葬於定山縣乾地洞坐壬之原妻完山李氏父廷煌水部郎一男一女女適進士金晩根男余女婿禩也初余擇婿

聞君有佳兒徃與之約婚觀其拜揖之間風姿偉然
然君早殁余有所未及盡知者而由是獲交於參判
公甚歡公御家以正事君以誠直與朋友言其發於
口者皆存於胸中者非胸中所嚮者亦未嘗發之口
可謂賢矣今觀公之所爲君狀其事親其待宗族其
處朋友其志業其識慮其幼之爲異芽及其壯之爲
瓌器信乎無愧其爲賢父之子也然而不克植名發
蹟以光耀賢父乃反使其賢父白首滌泣乞銘以圖
其或傳於萬一是又何理也銘曰
鯤鼓五步鼉鼓百里小大近遠文亦如是韓氏旣銘

元賓乃永子獲我語其孝不孝

浣溪鄭翁墓表

浣巖鄭翁来僑潤鄉者閭巷人也賢豪有文章善飲酒談笑年七十九卒　上之三十五年巳卯也旣殯余表兄金鍾享伯高屬余表余又以誌屬伯高盖伯高與余童子時學書於翁者也旣葵余酹以文以悲其窮賤貪阨無樂於世旣又悔其言之不思也世常以高才之多貪賤善人之必窮阨而相與爲懲懼焉吾又以此悲翁以助其懲懼之心耶竊觀翁之平生豈可謂貪賤窮阨者耶翁固閭巷人也而以恕菴學

士之簡亢高隱公之賢禮以友今戶部尚書洪公遇以長老余與伯高兄弟進必拜言謂必舉其鄉其他士大夫待之亦多此類吾見其莫翁貴也至其自養則有妻賢於翁盤必肉衣寒温適時其朋舊從遊者衆持酒膾炙動琴發歌以醉飽時多人有積金帛而忍飢不肯嚼一魚蝦知其積之愈積而不知其身之已苦視翁其孰貧孰富且人死而無後與名不傳是為窮耳若翁以病子而能有二孫其殁又有集墓有誌將以傳遠又何其幸歟信乎余醉言之為不思也已雖然翁為人甚高固未嘗屑屑於貴賤貧富憂樂

窮通而余特為此説者将欲諭世人以高才與善人
未必為貪賤而窮阨也云是為表

皇甫忠定公行状

文宗時顧命大臣皇甫忠定公諱仁字四兼永川人
高麗永城府院君能長之後其考日琳副元帥隷
太祖軍以威化擧義功録第一拜知中樞事 太宗
十四年公中知人任人策乙科第四歴官左正言都
承旨吏兵曹判書左右賛成至 世宗二十九年拜
右議政後二年拜左相後二年遜陞上相受 文宗
命輔幼主後二年癸酉冬十月某日夜 世祖乃靖

難白 上急召諸大臣公行過 宗廟下輿立法下
巳知事無奈何從容顧舍人託後事先是公體察北
闕與金公宗瑞開鎭六州等行城置將吏以衛農作
丕有功績及是金公爲左相與公同日死後世稱
太宗以知人任人策擢公有以也 顯廟時北人思
二公遺烈建祠鍾城祭祀春秋今 上二十三年後
孫鍍上書訟寃廷臣無異辭 上頗難之及觀 世
祖訓辭至予當屯汝當恭之語乃大感悟曰是命予
也明年 特命復公官爵後又 命禮官祭公 賜
公謚按法危身奉上曰忠純行不爽曰定公爲相七

年持循法度一無所撓屈知有君而不知有其身當是時金公宗瑞以智慮勇畧名世公以賢德稱而同在廊廟之上可謂社稷有臣然而俱不能免者天也然而不免於一時而終大伸於數百年之後者亦天也公墓在坡州向陽里某坐原夫人陽城李氏祔三男長錫參判次欽皆同公受禍次銀以幼免五女適都事俞牧老佐郎洪允淑崔泂張季淑主簿尹塘今皇甫氏餘數十人居黃州能為儒業皆銀之後也公未復官祿慊參奉旣復官鏤為縣令鏤嘗與余親孰長身偉然兩目有赤光余每相對輒想皇甫忠定儀

頟意者鏤尚其徽類者歟今其弟鐸請余銘辭不敢請余表又辭不敢又請余狀余謂公世已遠其歷宦行業固難悉且其譜牒毀脫其先德又無以叙且其大節顛末俱載旺史又不必詳然鐸志甚勤且余敬公深不可終辭也謹撮家狀錄之如右云

祭姑母文 代家親作

嗟嗟我姑閫中淑儀幽姿柔度亦不勝衣何違於天以命為淚湖海流離哭夫哭子中畦履霜萎蘭不萃吾生寂寞歲月太多昔我北堂四老承歡余童是時為子為孫十年之間哀樂盛衰俛仰人世誰以為依

祖母之思姑母益肖旋爲若覩欲覩還宵一卮之詞悲不成叶

祭祖考遷瘞文

祖水西奔大麓嶺々先生之墓有欝其木新祔云孽舊翣並移若將有俟竟莫覩之昔時童孫齒髮今壯二十寒暑一梭来往聲音顏貌半記不記惟其恩愛銘于心髓不知其駑神駒以朞隻句之善一畫之佳嘉賞不延亦誇於人私稿標題手澤尚新萬里初程四字煌々愛而置之非膝則床嗚呼往事宛々如昨反顧多負顏發其赤病與懶因而不自振行未加修

業不益進徒勤期待迄未所遂其間悲歡亦非一二欲許胞膽一何冥漠新阡既吉權兆亦卜將不幾何次第還封廓然穹壤吾復焉從疇昔中室有爛杯觴分留餘吸命歡于儔謂酒可學俾習其否今焉攀危胡寂無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從叔參軍魚公錫祚文

手提以長歷落嬉戲遽以靈吁無生可恃處子為心循槼而躩外氏遺韻公則不落我期以厚天與之慳百虢靡鈌彼石也碩玻璃之鮮在兩指間自古則然奚慼于公嗟惟兩老為天下窮貊貊者兒以公視之

我之爲酒將以慰而言到于茲祇永其悲

祭從祖栢堂先生文 代家親作

和翀于內吉祥外淳陽先篤枝葉壯華達我儀公藴奠掩于發行醇言溫罔有違拂順厥躬居慈以來物旣積旣釀浹于膚髮噓家則養濡邑則活卿豈非貴壽云其耋子姓如雲日屯月潑我逕以笑孰呷而怵降福非私帷啞難奪謂公仁人靡口異舌然其用勇鎸于朽楉士挐于科蔭眯于紱或慨或恥縈擲腴絕匪強伊快甞吐于噎人趍我却有揭其𢔶維蓮有池維梅有室出奇于詩槎老或歷三清窈窕鶴出龜浸

輝光日肆煒朗皇遹以余觀公有贏無闕德祿之融
名業俱蔚在公奚憾我肚如刮齡並我考分絶羣姪
逮其講聡公屛寢斆鉤引榑榦竟朊于䰞自我靡岵
惟公是逑今焉曷依尨也忽、孰如㲉飢孰如井渴
孰鑑孰臬俾我無失尚誘于冐酒豈不潔

祭亡弟子有文

嗚呼子有死而有可慰則可以寛生人之悲而弛逝
者之冤矣若汝其有可以慰者乎抑無可慰者耶人
或有哭其獨子者哭其獨弟者今吾之父母猶有三
子而吾之同氣猶有兄有弟不亦大愈於彼乎是固

可以為慰也然人之情其所樂也大則其所悲也亦多矣向也吾父母之樂於吾兄弟者果何如耶蓋汝與子善皆幼養于外踰十歲始還而皆次第有成則為吾兄弟暨夫婦凡八人耳環侍而齊列交語而互笑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語其同則藝業同寢處同同亦父母樂也語其異則有頎有短有癯有豐而容貌之或異有發揚有沉深而志尚之或異異亦父母樂也引是以徃無時而非可樂也無事而非可樂也至若吾兄弟之所以相樂者亦然矣今也見其異則悲汝見其同則悲汝見其侍列與其笑語亦無時無事

不悲汝若夫喪其獨子與獨弟者其情固可慽而彼
旣廓然而無餘則反有時而可忘矣又豈若吾父母
吾兄弟之觸感之多而與哀之無窮也哉是亦未可
以慰也雖然彼且求其觸感之跡與哀之端而不可
得則其所以廓然而忘之者尤可謂大可哀耳然則
以此而慰之亦可也耶然汝死生之際情理有至慘
者前年秋吾父之按西藩也惟率汝及子售及黔兒
恒於簿牒之暇以考其課讀焉以觀其遊謔焉以之
慰關塞之愁弛家鄉之戀而汝之志氣尤豪邁能歷
百祥陟鐵甕以窮香岳藥山之勝此又吾父之所以

壯汝者也而今轉眄之間惟汝課讀之所暨汝游𨒪
之事遽成汝之陳迹而凡樓臺城郭山川之觀無非
助吾父之慟則其何説而可慰耶况病不能親醫藥
殁不能躬含斂而忍書祭汝之文忍寄奠汝之具忍
使吾兄弟告汝而酹汝此尤吾父之至慟也又何説
而可慰耶汝以前月十七發行廿三夕還家而已中
道病矣吾母喜汝之來執汝之手問汝之症懼汝之
久坐而憊勉汝之出外而善寢翌日汝又一八省又
翌日汝之疾已劇矣然而又未嘗慮汝之或死矣孰
謂吾母之愛汝戀汝而見汝於經年之餘失汝於數

日之間耶嗚呼此又何詠而慰耶雖然人生而孰不
死〻而孰無慟惟身朽而名不朽則亦幸矣汝常重
吾文期之以垂後吾雖非其人倘能述汝之姿性紀
汝之才行使百世人知有吾子有則亦可以少慰父
母兄弟之悲也耶然汝所自寃者終無以為慰耶惟
汝之純明曠遠固已特出乎凡倫而若其秀俊之容
仁厚之心尤有合於壽貴多男之符焉耳且以兄弟
間言之惟余蹇屯故窮達之疑在余不在汝也惟子
售〻病故脩短之疑在子售不在汝也惟伯氏屢傷
乎殤慽故子姓盛衰之疑在伯氏不在汝也孰知汝

遽至於斯而又無一遺胤耶豈理有不可必耶抑所謂橫羅而枉折者耶嗚呼子有黔巖之別涓江之送是不過四五百里地數朔生離耳而猶相與握手出涕戀戀不忍捨而況今日之行守然而幾何其為前去三四十年而吾亦從汝逝以慰汝於冥漠耶嗚呼子有孰謂吾酌酒而奠汝孰謂吾攻文而訣汝嗚呼子有亦復奈何哉亦復奈何哉

祭外姑貞夫人尹氏文

嗚呼薄笑于館奄其三涕余梳之落亦或不鬻俛仰之間悲歡盛衰夫人之賢聰受其德翁無遺出兒腹

如爾翁庭有蹊女奴行賣凄〻風雨羽毛憔悴余獨何心謂牛不臓將載其隧我車未輸稚恵視我隣嫗以酬婦有遺縫尚護吾軀夢中之顔久而有無孰謂而今又奠斯酤

祭高隱堂金公致萬文

展禽窮阨文仲受尤亦無文仲我將尤曠我觀公德和而不流賢聖雖異實歸同調公則不出世冝不置姦名薄天實德隧地非公窮褻〻彼無知歲月云荒風雨從之迥然獨立其嘯也長時之不淑命又不良慈不救女孝不終喪好修其害小人是劊刻心為文

尤人惡天若承溼言戒我勿然

祭亡弟子善文

嗚呼余病半世惟知讀書不憫則笑孰肯與余惟母暨汝實相嘆嗟昔吾母在愛我無加待久而出〻欲還八庭半輒顧母猶佇立子曰胡立母曰胡顧相視而笑繾綣以孺視天無終不可復為吾母之思惟汝余隨疢疾厄窮見我則怡文余汝教行汝余師俟吾晚出携與林泉兩相礱磨光吾母賢好事有魔奪汝其亟中流失楫不知其泊吁母吁季我哀曷極然將有為強顧吾軀歸語吾母莫以我孱弱蔕易墜風雨

搖之奈何兮天非我非誰嗟〻子善終不可忘中夜起坐汝在吾傍思汝所嗜為此甘芳孰知茲夕而舉茲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弟子善再朞文

嗟子善兮爾知我悲曷見母氏夢中之期吮乳掬腮屢如平昔夢或知夢請入夢數〻則以慰不數則疚汝獨胡為夢不一有時余思汝默呼汝字仍潛于桃砦隨砦企而竟邈〻究故無以慰我思北山〻深水長獨抱我書誰與翺翔嗟子善兮我悲爾知隨我母氏夢我母遲餘生之慰唯此而已惻病短辭一慟心墜

嗚呼哀哉尚饗

祭鄭玄翁來僑文

窮老貧病無妻與子於世奚樂其生如死能文能詩能自立名於翁奚憾其死如生其間得失翁自知之眉如莊周肩如漸離始酒則笑半酒語多〻語又笑又悲又歌不有〔？〕不求何羨無淸無濁無貴無賤是何爲者古之賢豪起於石湖終辛吾嘗文固典雅詩固淸醇豈無他家我愛其人吾叔義高吾兄誠至其生其死有終如始愧我碁忘一慟尚避病中馳辭我心翁知

祭高隱堂金公文 代家親作

公在總丱吾父授學乃以姊歸其羨如玨余時望公鷁鶂於鶩公不鄙余余坊余琢兄弟師友情深義確余畸於世坦途磽确余眉不皺多口其詠公獨知我許我忠慤四十年来同憂同樂如有力者坎濟燎撲世道汙隆生物珉璞凡有意會靡不揚搉跡雖方圓音同清濁嗟公之賢世誰為角孝友忠信德行有覺簪纓之斧余天畀斲金雕玉琢乃歸子樸蕙帶荷衣獨立其卓俯觀泥塗笑之子踔然猶混貪不自揭擢惟高愈峻惟光愈犖惟嵬惟巋惟仁是剝女嗚呼哀

腸附摧晢又不終孝視天其邈余時西藩訣不手握
及其歸來亦飽喪椒漭淚度日疊哀如岳倏焉再廻
公没之朔今始為文我淚先潸我與誰為望公其違
公儀可想公心難貌惟此洞酌月涵霜濯

祭堂叔慶卅公文 代家親作

滄浪之室公我皆童諧謔笑詈到老亦同俛仰悲歡
一夢之中嗟公之賢匪獨余知自謂文拙求舉何為
丐藝於人如稚仰乳非吾所堪一嚏不顧為家為邑
刻心梳洗箟髭細大曲盡利弊凡於隣黨宗族之間
婚謚葬埋憂病患難戀〻經畫唯恐或後動中事會

譬舌于口非勤局周非誠局植今人所忽古人攸式
曲逵多艱緋衣奚樂歲暮忠原短髮長嘯禽魚鑿耕
我懷窈窕日月悠悠伯氏之思終違而逝其悲不悲
今我獨存奈孤兒何陳羞一慟老淚無多

祭堂叔延安公文 代家親作

金華之孫栢堂之子惟世厥德蔭不自鄙州邑之貨
不到權門官之不豊非才之愆摩厄之下風濤浩渺
薄宦如夢魂氣嬌嬌嗟公昆季與我同老悲歡哀樂
更閱幾何今皆飄零獨立婆娑悲公者少自悲者多
嗚呼哀哉

祭庶叔文

越彼垣籬杏捨瓜摘跨君之頂君攀我足我以氣勝君則謀多必日之事回思可呵嗟君守分一心恭恪七世師之可以事嫡同長同老捨我何之病未躬將寄文以危君如有知其慰其悲

祭表從兄金伯高鍾享文

自我不見亦既歲餘其間幾夢夢亦漸疎眉宇清明笑語琅琅心爽氣温識高行方竹纓草履超脫塵氛不義富貴於我浮雲繩趨尺步彿疾彿遲所造之域非余敢知余嘗與公尚論先哲温温退陶最余心悅

公曰可也在君則未卓彼尤翁陽德剛毅君姿柔懦
是儀是式藥石之訓曷不佩服實愧無勇惟質難化
病隨年深陳力無奈抛書東歸林泉一曲憂與誰憂
樂與誰樂獨寐之墟秋草離〻我懷伊人何日忘之